

北島

古老的敵意

OXFORD

古老的敵意

北 島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古老的敵意

北 島

ISBN: 978-0-19-397854-6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古老的敵意

目 錄

輯一

- 3 一個四海為家的人
- 18 野獸怎麼活，詩人就該怎麼活
- 28 另一種聲音
- 36 詩歌是我們生存的依據
- 50 越過王朔向老舍致敬
- 55 我的記憶之城
- 65 用「昨天」與「今天」對話
——談《七十年代》
- 70 八十年代訪談錄
- 83 《今天》的故事
- 107 在歷史偶然的鋼絲上
——關於“星星畫會”
- 112 我一直在寫作中尋找方向
- 125 越界三人行
——與施耐德、溫伯格對話

輯二

- 149 古老的敵意
- 155 翻譯與母語

161	致二〇四九年的讀者
165	詩意地棲居在香港
171	缺席與在場
174	失敗之書
177	我的北京
179	遠 行
184	矜谷的夏娃
188	勸君更盡一杯酒 ——為葛小佳送行
191	悲情往事 ——悼張棗

輯三

215	用另一雙眼睛尋找幽靈
-----	------------

輯一

一個四海為家的人^{*}

- 您的新書《城門開》^{**}寫到甚麼程度了？
- 接近尾聲了，還要三四個月吧。這本書是從我出生寫到1969年上山下鄉，側重童年經驗。瑞典詩人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說：“人生像彗星一樣，頭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頭部是童年時期，童年經驗決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經驗是危險的，甚至接近於穿越死亡。”說得好像挺邪乎，其實很有道理。回顧童年，我才發現很多東西早已被決定了。記憶像迷宮的門，追溯童年經驗就是一個不斷摸索、不斷開門的過程。
- 以後會寫自傳嗎？
- 大概不會真的寫自傳。我今年六十歲，可分為三段：出生到二十歲開始寫詩，這是第一段；二十到四十歲是在國內折騰——地下寫作，辦《今天》，搞翻譯，換工作，最後成為自由職業者，這是第二段；四十歲那年開始漂泊至今，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階段很清晰，這樣交代起來省事。

^{*} 訪談者：《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劉子超。原發表於《南方人物週刊》2009年第46期，原題《此刻離故土最近》。

^{**} 《城門開》，2010年先後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三聯書店出版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

- 漂泊了這麼多年，中間回過幾次北京？
- 從1989年到現在回過五次，每次不能超過一個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間，從父親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十三年後第一次回北京，震動最大。北京完全變了，早年 and 老北京的聯繫被割斷了。這個過程讓我痛苦，好像在故鄉反而迷失了，連自己的家門和讀過書的學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計程車或有人陪着。這倒也好，回鄉之旅徹底治好了我的鄉愁。如果說還有鄉愁，那也是對一個遙遠的文化記憶的鄉愁。而作家的好處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復一個業已消失的世界。
- 這些年最大的改變是甚麼？
- 我想一個四海為家的人的最大好處是，由於不屬於任何體制，他有親歷者和旁觀者的雙重批評特權。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當地的規矩。正因這種與各種文化，包括母語文化若即若離的關係，他可以說三道四、無法無天。我希望自己繼續保持這種批評的特權。
- 在美國時也批評美國主流文化嗎？
- 當然。在一個社會生活久了，如果沒發現任何問題，就說明你有問題了。但我覺得，談論一個國家，最好能放在這個國家的語境中——脫離這個語境很難理清來龍去脈。我認為美國是中國將來應該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壟斷資本控

制國家與社會。它的民主體制設計上很完美，但在實踐中困境重重。

□ 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對美國民主是很欣賞的。

■ 新左派和自由派之爭，和每個人的閱歷、知識背景有關，立場觀點像光譜那樣複雜，很難簡單分類。我看過《民主四講》*，很多地方講得是對的，但不能把對美國制度的批評簡單地轉化成自我頌揚。美國民主制度是有種種問題，但並不能反證中國的現狀就是好的。如果連知識份子都不肯認真反省這六十年，將來還會犯同樣的錯誤。我認為知識份子最起碼要做到永遠保持批判立場，不取悅任何一方，無論權貴還是大眾。

□ 您的文集近年在內地陸續出版，有刪改情況嗎？

■ 最近出香港牛津版五卷本，編輯和我共同校對，才發現內地的每本散文集都刪了上百處。有些出版社，如三聯，就做得比較好，《七十年代》刪節得很少。

□ 您的新書算是對少年時代經歷的反省嗎？

■ 1966年我十七歲，曾很深地捲進“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討的是一個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長經驗，包括對當時狂熱行為的懺悔。我最近剛完成的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國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潛藏和爆發

* 《民主四講》，王紹光著，2008年8月由三聯書店出版。

的危機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來實際上有兩個四中：一個是以高幹子弟為中心的“貴族四中”，一個是以思想文化為動力的“平民四中”。這種內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謂“平等意識”掩蓋了，而“文革”不僅暴露，甚至加深了這種對立，鴻溝一直延伸到現在，雙方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這又恰好與當今的政治、社會形態掛上了鉤。

- 對那個時代人們的評價反差特別大。《七十年代》裏，徐冰和陳丹青的觀點就很不同。
- 這也正是我們編輯《七十年代》的意圖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經歷很接近——上山下鄉、自學，擁有來自底層的社會經驗，但卻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觀點。這種矛盾恰好構成了歷史敘述的複雜性與豐富性。我覺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簡單否定，而是把看來愚昧的東西轉化成營養，轉化成再創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於讀書被禁，人們反而產生精神上的饑渴。一本書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專制主義的壓力來源是明確的，是單向的，而消費主義的壓力卻無所不在，看不見摸不着，讓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 對您這代人來說，反抗是必然的選擇嗎？
- 到七十年代，中國文化走向絕境，這才有絕處逢生的可能。其實對那一段歷史的複雜性還遠沒有說透，解讀往往停留在膚淺而簡單化的陳詞濫調之中。我跟朋友建議做《六十

年代》，那是埋下種子的時段，也就是所謂童年經驗。七十年代是破土與艱難生長的過程。你也可以把這一過程叫做反抗。六十年代末，即上山下鄉剛開始的時候，有個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原名郭路生）。他這顆種子和大地的關係有點兒特別。他是紅衛兵運動走向高潮時開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魚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這一點。而恰好趕上“上山下鄉運動”，一下子把他的詩帶向四面八方。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觸動了中國現代詩歌的開關。如果說反抗是某種必然，那麼反抗是否都能開花結果就難說了。這背後的複雜性需要好好梳理。

□ 您是當年地下文化的見證者，能談一下當時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嗎？

■ 打個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點兒像大小漣漪，擴張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漣漪，最終才能興風作浪。比如我先在幾個同班同學組成的小圈子混，後來經朋友介紹，認識了芒克、彭剛和多多等人，他們都屬於北京一個比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淵，當時只是二十歲出頭的女孩。這是多麼有意思的現象，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樣的沙龍女主人的角色，指點江山，說誰成誰就成。說到底，這也是中國革命帶來的結果，膽大，沒有條條框框。他們在當時的高壓環境中辦過地下畫展，還投票選出最佳作品。而像這樣的沙龍其實全國各地都

有，只不過在主流的歷史敘述中被忽略了。

《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現這些被忽略的細節，呈現更加複雜多變的歷史質感。

□ 您怎麼評價自己早年的詩作，包括它們和當時的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

■ 我沒有保留最初的詩稿，但我還能記得第一首詩叫《因為我們還年輕》*。在當時高度政治化的壓力下，我們這代人存在着虛無頹廢的傾向，那首詩針對的是這一傾向，帶有明顯的道德說教意味。當時就有個朋友指出了這一點，這是我早期寫作中一直在克服的問題。其實《回答》也還是有道德說教的影子，只不過在反抗的姿態中似乎被掩蓋了。

《回答》最初寫於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發表在《今天》創刊號上，第二年春天被《詩刊》轉載。由於過於鮮明的政治反抗色彩，為安全起見，發表時標的創作時間是1976年。

□ 您的詩從一開始就具有啟蒙色彩，怎麼看這種啟蒙者的身份？

■ 啟蒙者都喜歡道德說教，這大概就是癥結所在。其實我在我們那代人中是比較笨的，是需要被啟蒙的人。我們中間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筆名根子），橫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壇全都震住了。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是自七十年代初以來現代詩歌

* 此詩原稿已遺失。

的開端。當然，由於他父親是電影導演，他很早接觸到西方詩歌。所謂“白洋淀詩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響。

□ 《回答》影響了一代人，您卻說要對它要有一個反省，反省甚麼？

■ 對抗是種強大的動力，但又潛藏着危險，就是你會長得越來越像你的敵人。官方話語到“文革”算是走到了頭，甚至所有詞與物的關係都被確定了。1972年初，我寫了首詩《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我父親看到後滿臉恐慌，讓我馬上燒掉。因為太陽指的只能是毛澤東，怎麼能是綠色的呢？如果說這四十年來，我們顛覆了官方話語的統治地位，恢復了現代漢語的尊嚴，值得驕傲，那同時我們也很可悲，因為我們就像曼德爾施塔姆所說的，扮演的是“低級侍從”的角色。換句話說，我們只會行走，不會飛翔；只會戰鬥，不會做夢。放在這樣的語境中，你就會明白我對《回答》的不滿了。

□ 1979年，官方刊物發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響，這對你的生活有甚麼改變？

■ 《詩刊》給了我九塊錢稿費，我請當時辦《今天》的朋友們撮了頓。這是對我最直接的影響了。

* “白洋淀詩派”是“文革”時期較早開始現代詩探索的詩歌群落，主要成員有芒克、多多、根子。

- 是否有站在時代前沿的感覺？
- 甚麼是時代前沿？在《今天》出現前我們其實都很消沉，看不到甚麼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剛一起喝酒，從屠格涅夫的《羅亭》說到中國的未來。我們發誓，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自由化運動，我們一定要為之獻身。四中有個同學叫張育海，七十年代初參加緬共人民軍，在戰鬥中犧牲。他臨死前不久，曾給同學寫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話大意是，不是歷史不給我們機會，而是有了機會由於沒做好準備，往往錯過*。這封信在知青中流傳甚廣，對我影響很大。十年磨一劍，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我們終於浮出地表。我在《今天》發刊詞的第一句話就是“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與張育海的那封信遙相呼應。現在看來，我們準備得很不夠，否則還應該走得更遠些。
- 官方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 在今天，“官方”這個說法有點簡單化，比如不少現當代文學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關於《今天》及地下文學的回憶錄，報刊也有關於《今天》的訪談和介紹，但這並不等於得到承認。當然承認不承認沒關係，這只是時間問題。回顧當

* 這句話的原文是：不是沒有機會投身於歷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捲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張育海自緬共人民軍致友人書》

年關於“朦朧詩”的爭論，已恍如隔世。現在想起來真得感謝當時主管文藝的官員及其理論家，他們組織人馬大力“推廣”“今天派”（“朦朧派”）詩歌，讓它們深入人心，功不可沒。

□ 對您來說，時代的壓力與寫作有怎樣的關係？

■ 對作家來說，時代的壓力不一定是壞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沒有壓力有時反倒是更大的壓力。關鍵是作家是否能將壓力轉化並昇華為寫作的動力與資源。或許最值得幸運的是，我們這代人從寫作之初就斷了功名利祿的念想。而這（追求功名利祿）正是中國文化傳統帶給個人最負面的能量。這真得感謝“文革”，正是“文革”的破壞，造成與傳統文化的偏離，我們這幫人才有了創造新空間的可能，這恐怕是祖輩、後代都難以獲取的空間——在可怖高壓下獲得某種純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時刻目睹令人暈眩的光明。如今這傳統又回到老路上，每個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陰影中。看看那些文人為蠅頭小利甚麼缺德事都能幹得出來，就是明證。這是個很大的話題，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需要更廣泛更深入地探討。

□ 聽說您跟中國電影界的人很熟。

■ 我認識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時，他們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陳凱歌是個講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國電影完整地講出來，連同場